

# 美中战略竞争的成败关键在于科学技术革新

金兴圭

亚洲大学教授兼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

## [政策建议]

- 美中战略竞争时期，韩国应该基于中坚国家的国家身份认同，追求立足于规范的国际秩序和自由贸易秩序，维持爱好和平的国家以及具有自尊感的国家形象
  - 随着美中战略竞争的深化，韩国有可能比预想的要更快并且更深刻地面临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的压力
  - 中坚国家的目标不是利益的最大化，而应该是损失的最小化，危机管理比实现国家利益更为重要
  - 对美中战略竞争的结果不宜预判，应该最大限度地坚持慎重立场
  - 现在强化内部力量最重要。为此，比起个人或者资本自由的极大化，更应该加强公共性・共同体性的措施
  - 特定价值虽是我们内部理所当然的规范，但将其作为对外政策的原则就必须审慎
  
- 不与中国对立，有必要朝着加强战略沟通与合作的方向制定政策
  - 国内有一部分人由于冷战的遗产，对美中战略竞争成败的预判，因体制差异而产生的不适感等因素，强调与中国关系中的矛盾
  - 中国是铸成韩半岛和平体制的主要当事者，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与我们相似，实际上若不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就无法想象韩国的经济发展
  - 美中战略竞争不仅是与中国有关的挑战因素，更有可能扩大增进韩国利益的机会空间
  - 今后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重新创造旨在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地区间分工与合作结构，推动构筑成功的韩中经济发展模型的可能性
  - 中国正在推进强化朝中合作。立足于韩半岛均衡政策，不愿与韩国产生矛盾的状况。应该灵活运用这个机会，在关于离於岛（苏岩礁）等空域的国际争端发生之前，在海洋界限划定问题等争端事件上果敢提出请求并尽早达成妥协

- 为了解决朝核问题，强烈建议推进旨在规划韩中路线图以及应对危机管理的1.5轨层面上的战略性对话

■ 为应对无核化以后的局面准备好B计划

- 就美中战略竞争的结果而言，应关注美国强化区域内军备竞赛的可能性。亦有必要关注美国试图部署中程弹道导弹的可能性及其影响。这一事项会完全改变东北亚战略地形，有必要持续观察其向背并探求应对策略
- 美中矛盾的深化具有使朝鲜无核化及韩半岛和平体制构筑的议题中断的破坏力，韩朝都有再次卷入这一矛盾的影响范围内的可能性
- 为应对此种情况有必要准备好B计划。其核心是，在韩朝之间形成“恐怖的均衡”，并且推进与朝鲜的“对抗性共存”关系，最终反而有利于缓和韩朝之间紧张，维持韩半岛和平，维系韩美同盟关系。首先，建议现政府重新检查正在推进的国防改革的方向与目标

[内容]

1. 美中战略竞争的本质

- 2017年12月出版的“国家安保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书”将中国划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和“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revisionist”
- 美国主流做出的评价是，此间持续了40年以上的对华包容政策已经达到极限。尤其是2005年正式公开的所谓“包容性危险回避（hedging）”战略的前提条件早已不复存在。
- 特朗普的对决性对华政策积极反映了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与大国化战略，导致美国国民与专家们对中国产生与日俱增的担忧与恐惧。这一政策在华盛顿受到进步与保守两派的支持
- 中国的崛起速度比美国预想的要快得多，中国不再是类似美国以及西方价值观或者制度的“us”，而明显是构筑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them”
- 进入2018年特朗普总统主导的美中贸易纷争很难仅局限于贸易领域来理解

- 美中贸易纷争不是对于孤立事件的暂时性矛盾，而是更带有结构性性质的、中长期霸权竞争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占有优势
- 贸易纷争有可能扩大至军备竞争、理念矛盾、规范和制度矛盾、技术竞争的领域，即便会有所起伏，但将会目睹美中竞争与纷争的日常化
  
- 习近平时期中国推进立足于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超级大国化战略”
- 习近平提出到建国100周年的2049年为止建成世界级超级大国的“中国梦”，以此作为国家目标。这也是为他自己和共产党提供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基础
- 习近平主席主张不与美国在“硬实力”领域发生直接冲突，而是推进通过迂回性、间接性的方式建成非冲突性、文明史性的超级大国战略。在特朗普的施压开始以后，也并不屈服，而是进入像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持久战态势”
- 2015年5月公布了作为新的中国特色国家产业经济发展战略的以“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为基础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战略。依据这一项发展战略，计划到2025年为止结合信息通信技术（ICT）实力来提升制造业的整体质量，到2035年为止达到发达国家水准，到2049年为止建成世界最高水平的产业强国
  
-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中都积极推进本国优先主义，最终将出现推进集团化的可能性很大
-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发展模式，不仅将其运用到对于现有经济·社会·政治·军事体制的探讨中，还运用到对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探讨中，正在走向具体化
- 强调中国中心主义的认识和战略，可以与现在正在进行的产业革命的特色联系起来，同时与新的国际秩序的萌芽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 这是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义”进行的另一种中国式的理解。美中在不能以大规模战争来分出胜负的情况下，最终结果有可能不是试着争斗而是试着分离（decoupling）

## 2. 科学技术领域的革新竞争

- 在美中战略竞争中最重要的制胜法则（game changer）即为技术革新竞争的可能性很大
- 过去，世界霸权竞争的成败与否取决于能否以新的技术革新为基础来确保改变时代的动力。
  - 例如，煤炭和铁的利用与枪炮的发展，石油产业的发展与核时代的来临，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等
- 现在，新的霸权取决于能否引领符合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的技术，如何将其与安保实力相联系起来
- 文化方面，符合全球化时代的新技术领域“胜者独食”的倾向更加增强。占领先导地位意味着，能够在有关领域的标准和规范制定上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施加影响，其影响力的范围是世界性的，而意欲后者居上的难度则会越来越大
- 若在这一轮技术革新中落伍的话，不管是霸权国家还是企业都会在瞬间遭到存亡的威胁。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有必要关注目前美中之间正在展开的有关于技术革新的矛盾
  
- 中国表现出要把第四次产业革命作为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制胜法则的意志
- 与过去的产业革命相比，中国怀有这种认识与意志，即与西方在同等地位上展开竞争，并且运用新的产业革命的机会来超越西方
- 根据2017年基准评价，崔炳镒教授表示，在主要十大产业技术领域，美国与中国的技术差距平均为1.3年。首尔大学产业工学系李正东教授提到“用空间的力量来压缩积蓄的时间”，这句话让人深刻体会到中国的追击速度渐渐在加速
- 新的产业核心是大规模数据的获得与处理，人工智能发展领域，而权威主义体制的中国已经开始超越在这些领域所谓保护个人隐私的西方国家，正在显示出强劲的势头
- 另外，中国在第四次产业革命时期备受重视的下一代信息通信技术（5G），创新性的物流供给体系，物联网（IoT），独立GPS体系构建，超计算机的独立技术实现，量子领域的实力，超高速导弹的开发领域里，已几乎与美国平起平坐或显示出超越美国的可能性
  
- 正统说法是说美国依然在技术上对中国占有全面优势。但是其差距正被迅速拉近。尤其是

在将会威胁到美国安保的有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主要技术领域里，中国的腾飞十分显著，使美国的不安感极大加剧

- 美国对中国的国家主导技术革新与发展表现出极度抗拒的反应，对有可能影响到本国安保的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技术窃取反应相当敏感
- 美中战略竞争时期，美国将继续努力试图使给美国的霸权与安保带来巨大影响的中国技术部门的进展受挫，或尽量延迟发展时期
- 最近企图阻断与在5G技术上的龙头企业中国华为进行合作的国际联合正在大幅度强化中，美国政府公布排挤与华为有合作关系的LG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 美中之间的战略·技术战争只会更加激烈，形成长期战，在这一领域很难相互约束和调节。因为在某一领域全新的革新即便不作为“制胜法则”，但至少会极大地限制对方的选择项，这种可能性很大。这场看不见的战争的向背十分重要并且值得注意。

### 3. 美中战略竞争展望

- 在核战争时代里，“恐怖均衡”或至少是“最小遏制力”使得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不太可能发生。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技术革新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结果也许将会威胁到这一均衡
- 即便如此，现在我们可以推测的前景是，由于美中之间存在的大规模杀伤能力，和正在进行中的技术革新及其含义本身，致使今后在对于作为政策手段的战争这一选项的选择方面变得更加举步维艰
- 中国在量子领域的实力、人工智能、创新性的物流供给体系、超高速导弹的开发等技术革新能否更进一步虽不得而知，但其模糊性本身明显具有战争遏制效果
- 美中战略竞争的结果是，预计今后东亚秩序将显现出美中战略竞争以及混沌状态的持续。不过，如果加入时间这一变数，混沌状态将逐渐通过新集团化的形成而发展为势力均衡的秩序，这种可能性很大
- 这一时期世界将呈现出极端的两极化现象，韩国将面临做出选择的巨大压力

-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全球的美中竞争逐步日常化，美中用竞争的棱镜来瞭望世界，同时迫使其他国家做出站队选择
  - 但是，与过去冷战时期不同的是，美中的吸引力不如过去美苏的吸引力，其他国家不是立刻步入美中的轨道，而是考虑独自の生存战略
  - 无法排除某种可能性，就是由于两个旋涡相互冲撞而激起的碎片会给任何周边国家造成致命伤。因此需要十分谨慎行事
- 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此间的安美经中或者联美和中战略都很难启动
- 从中长期来讲，美中战略竞争的胜负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各自构筑世界的耐力与技术革新水准的影响
  - 但是十分明显的是，美中各自专注于构筑自身影响圈和生活圈的可能性很大。今后的世界受美中战略竞争结果的影响，不是成为“美国治下的和平”或者“中国治下的和平”，而是呈现出国际秩序将会围绕美中两个巨大的轴心一分为二